

· 传记文学丛书 ·

风流道士

阿炳传

■ 赵沛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传记文学丛书 ·

风流道士·阿炳传

赵 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风流道士—阿炳传

赵 沛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 插图 340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600 册

ISBN 7-5059-2053-7 定价:12.00 元

I. 1433



龙虎山的张天师,是祖传的。我在乐器上,
是自己修炼成了小天师。

我是吃喝嫖赌的精。

阿炳自画(话)像

Gon48/28

目 录

第 一 章	神秘的花楼·····	(1)
第 二 章	从乡村到城市 ·····	(17)
第 三 章	鬼神世界中的游魂 ·····	(35)
第 四 章	旋律中的阴影 ·····	(54)
第 五 章	迷幻的岁月 ·····	(75)
第 六 章	魔女的诱惑 ·····	(91)
第 七 章	临终前的忏悔·····	(111)
第 八 章	灵与肉·····	(133)
第 九 章	苦难的灵魂·····	(160)
第 十 章	扑朔迷离的赌场·····	(181)
第 十 一 章	柔柔流动的眼波·····	(199)
第 十 二 章	难以捉摸的命运·····	(220)
第 十 三 章	“捉蟋蟀”的“贼骨头”·····	(236)
第 十 四 章	一只眼睛瞎了·····	(256)
第 十 五 章	城市在燃烧·····	(275)
第 十 六 章	天上飞来的保护神·····	(298)
第 十 七 章	崇安寺的卖艺人·····	(319)
第 十 八 章	漂泊者之歌·····	(338)
第 十 九 章	鬼才·奇才·怪才·····	(357)
第 二 十 章	在刺刀尖上过日子·····	(384)

第二十一章	彩图成了梦魇.....	(408)
第二十二章	琴弦断了,共鸣箱破了	(434)
第二十三章	他终于见到了母亲.....	(449)
后 记		(466)
参考资料		(469)

第一章 神秘的花楼

I

“老爷，少奶的大哥君强少爷来了，在门外等候！”老管家一手紧按着鼻梁上被汗水湿得要滑落下来的铜边眼镜，一手撩起会被黑漆高门槛绊倒的青布长衫，气喘喘地来到铺有水磨大方砖的客厅外，垂下双手，弓着腰。恭恭敬敬地对坐在太师椅里的秦古微说。

秦古微正捧着白铜水烟袋，紧蹙着稀疏的眉毛，心里乱纷纷地在琢磨着什么。这正是溽暑薰蒸得水泼到地上就嗤地烧成一蓬烟的大伏天，但他瘦小的身架上竟穿着花青色的亮纱袍、白竹布的衬衫，腰里还紧束着羊脂玉螭花纹的扣带，带上还悬着扇套呀，绣花眼镜袋呀，粉红缎子的褡裢袋呀，随着他身子不安地扭动，在叮铃咣啷直响。

他是这座有着河街水巷的无锡^①城里颇有名望的举人老爷。这一进进两边有着封火山墙、屋脊上又雕塑着花纹、走兽的

^① 无锡 清雍正三年，无锡东半部的金匮县，这是从大河上和文豪巷之间原有一座金匮山而得名，辛亥革命后，金匮县仍并入无锡县，本书为行文方便，都称无锡县。

深宅大院，就是那年他中举后建造的。宅门口不仅有着汉白玉的精美浮雕上马蹬，宅门外还有着旗杆石。每进房屋的庭院里，有着太湖石叠成的玲珑假山和花光流溢的花坛。但随着这几年家业的屡遭变故，这幢位处在大河上的府邸，气派尽管还是那么堂皇，但却是“酱缸打碎，架子犹在”了。特别是这一年中，他又为儿子的病故欠下了一笔为数颇巨的殡仪费用，而新婚两年的媳妇，也因受这场巨灾大祸，卧床不起了。一日三餐，都由一个叫凤宝的姨娘照料。他是把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视为金科玉律的。尽管他对媳妇年纪轻轻就孤苦伶仃地成了孀妇，充满着长者的怜悯之情，但却绝不允许寡妇再嫁。当然他也不希望她有三长两短。他不能再在累累债务上再来个雪上加霜了。现在媳妇的哥哥来拜望他，总不会来向他讨债吧，要知道他也向亲家借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呀。他焦躁地在太师椅里挪动了一下瘦小的身子，踌躇了好一阵，硬着头皮，慢腾腾地嘶声道：

“说我身体不好，不能相迎，请他进来吧！”

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被老管家引进来了。那就是舅爷，要不是他唇上留有一抹日本式的小胡髭，穿一袭月白色上装，宝蓝色宁绸下摆的接衫、那圆兜兜的脸蛋儿，灵动俏媚的黑眼睛，谁都会把他当作媳妇。他手里摇着一柄绘有数竿墨竹的摺扇，风度非常潇洒。他曾在京师大学堂读过书，因感到国事日非而辍学。现在他脚步矫健地来到大厅上，向起身相迎的秦古微作着揖地叫了声年伯。就不管虚礼俗套地在那张镶有大理石花纹的靠背椅里坐下，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

“听说我姐姐病得很重，家母本来要和我一起来探望她的，上轿时来了个亲戚，不得不让我一个人来。”他的视线从福桶扇上张鸾写的“既子堂”斋匾上落下来，深深地叹了口气。

秦古微两根绷得像弓弦似的眉毛松弛下来了，朦胧的老眼瞅瞅庭院里那缸颤动出缕缕清香的荷花，又望望案几上那只瓷

面琤琤的大自鸣钟，头向后一仰，微黄的八字须后透出一丝笑意：

“说真的，你姐姐是很贤淑的。只是家门不幸，遭此变故。你姐夫去世对她的刺激是太深了。我虽然几次三番要请无锡最著名的郎中为她诊治，但她总是说，生死在命，富贵在天，即使有神医妙手，也非药石所能奏效，我也只好听由她了。现在你来得正好，可以劝劝她了！”

厅内的气氛比爬满绿苔的古井还要肃穆了。不远处的大市桥上传来了细碎的马蹄声和轿伏在人群里挤过去的吆喝声。

舅爷白皙的脸色骤然变灰了，揉着双手，气急地说：

“病不治，怎么会好呢，这岂不是儿戏。人生要真是命定，我心肠最软的姐姐也不会遭此大祸了。我是得去劝劝她！”

秦古微落开了嘴，双手怕寒地塞进袖筒里：

“是呀，是呀，我现在就是卖掉一点家产，也要把她的病治好！”

他吃力地转过身来，对站在一旁的管家抖抖手指：“你快去告诉凤宝，说舅爷来看少奶了！”

老管家像虾儿弯弯背脊，应了一声，又小心地撩起长衫下摆，跨过通向后院去的黑漆高门槛，向那幢在夕光下笼罩着神秘气氛的花楼喊出来：

“凤宝，舅爷来望少奶了，你来陪他上去！”

装有镂孔花纹栏杆的楼上先是响出一串微带零乱的杂沓声，接着，好像不让天光窥探出秘密似的把绣花窗幔小心翼翼地撩起一角，窗后闪出了一个脑后梳有盘龙髻的人影，闪闪忒忒地把脸盘贴到了玻璃上，一对灵活的小眼珠，向这边溜闪着，好似一只躲藏在洞穴里的小野兽，害怕会受到什么伤害的窥探着。半晌，窗后才“噢”地一声应出来。随着一个发髻上插着白菊花，身穿白土布短袖衫、黑土布裤的大脚女人，像正忙着什么似的一手

熨着鬓上零乱的发丝，一步跨两级的从楼梯上走下来。笑容满面地叫了声“舅爷”，就快嘴利舌地说：

“舅爷，真是作孽呀，少奶望娘家人来，眼睛也望得快冒出血来了。今天您总算来了。真是作孽呀，她这一阵不是心口辣豁豁地疼，就是脑胀得像裂开来。夜里一会儿像落在凉水里冰冰阴，一会儿像跌在火堆里，沸沸烫。说啥也不落瞌^①，真是作孽呀！谢谢观音娘娘，刚才不知怎么睡着了，睡得好沉呀，老管家喊我，她也没惊醒，舅爷有啥吩咐，是不是等她醒来后，由奴婢转告给她。真是作孽呀！”

舅爷眼睛发暗了，脚上的皮鞋轻轻蹬着，以掩饰自己的痛苦。用扇柄擦了擦汗涔涔的额头，用不可违拗的语气说：

“家母再三叮嘱我要看看妹妹病得怎样了，要是可能的话，还想送她到上海去治！”

他看到凤宝细窄窄的眼睛惊恐地睁圆了，想她是担忧少奶的安全，就宽慰着补了一句：“你放心，我不会惊醒她的！”

凤宝蓬蓬松松的留海微微一抖，抄抄手，蚊子叫似的“嗯”了一声。

Ⅱ

花楼是秦家这幢深宅大院的最高建筑。它宛如太湖里七道篷的大渔船，船梢后耸起了高高的楼台。设计师在这幢有着民族色彩的建筑中，又吸收了古希腊的风格。楼前有宽大的走廊，四棵花岗石的圆柱，支撑着沉重的屋顶。但那一排髹上绿漆的镂孔花纹栏杆，又使它产生了轻盈的灵动感。

让我们撩开垂得深深的窗幔窥探一下闺房里的奥秘吧！要

① 落瞌，熟睡之意，江南方言。

是在一年前，这里的陈设跟新婚的中上人家没有多大差别。别说枕头上，床幔上，缎子被面上，都绣着一双双五彩斑斓的鸳鸯和蝴蝶，连那座西洋穿衣镜的立柱上，也饰有两个裸体的紧紧搂抱着的爱神。要说有什么更惹人注意的东西，那就是一张雕有卷云纹的案台上，有着一尊微微透明的白瓷观音像。它有一尺八寸高，怀里抱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光身娃娃，观音的神态跟一般所见的完全不同，她不像不食人间烟火气的观音瘦削冷漠，而是像法国印象画派雷诺阿笔下的女人，体态丰满，充满着娇媚动人的风韵。塑造这像的无名匠师，是把人间之爱代替了清教徒式的苦行。像前还有一只古铜式的宣德炉，炉里缭绕出一缕幽香。很显然，卧室里的女主人是想从这尊神像身上寄寓着某种美好的憧憬。然而，现在别说送子观音像不见了，连绣有鸳鸯、蝴蝶的枕头、被面，也都换上了没有任何花纹的素色。就连穿衣镜立柱上两个爱神，也用一幅白绫裹没了。这一切似乎暗示女主人已从破灭了憧憬中对人生悟出了什么。然而，说也奇怪，窗子上不仅拉着一道似乎怕见阳光的帷幔，那床前，也置着一架六曲屏风，房里前半室光线朦朦胧胧，后半室则像浸透了墨汁的夜色那阴暗。虽然说，江南的住宅，有“明堂暗房”之称。堂屋要明亮，卧室要黑暗。有的大床就干脆做成封闭式，即是在床前装上可以开闭的板门，夫妻上床前就将板门拉上，但这是指老式大床，而现在女主人所躺的是有着四根雕花立柱、背有软靠垫的西式大床。再说，她已是寡居一人，用不着再放一架屏风，使被底鸳鸯泄漏春光呀。当然，窗幔和屏风在少奶和姨娘嘴里，是有着合理的解释的：

“病人怕风呀，只要吹到一丝风，不是会闹个咳嗽，就是会发高烧、说胡话！”

事实上，谜底是不是这样呢？当舅爷还没有来到这里的几个月前，这张仿佛置身在墓穴里的西式大床上，就演绎出了一场人

类最惨痛的悲剧。

躺在床上的就是那个寡居后一病不起的少奶了。她本来长得很俏丽的，有首诗里描绘太湖风光：“山是眉峰聚，水是眼波横”，那她两条墨线似的眉毛和水盈盈的黑眼睛，是有着这样的风韵的。而那丰满的嘴唇和圆下巴上一个有趣的浅窝，你可以从唐代宫女那种憨态可掬的情态来加以想象。她的性格是复杂的，富于幻想，喜读李清照凄婉悱恻的词。兴来时，又会拿起斗笔，写出几个壁巢大字。她叫严君倩，出嫁后跟所有女人的命运一样失去了名字，用一个陈设的符号：“氏”，成了有别于闺女的人。现在她又憔悴，又消瘦，眼泡浮肿，两道细眉的尖端，像芒刺要扎进太阳穴里去了似的。两条本来修长美丽的腿，现在好似浸透了水份的黄瓜，用手指尖儿一按，就是一个深深的窝窝。她的神思整天整天处在魂不附体中。只要手儿一摸到那越来越隆起的肚子，就仿佛宣判了死刑的囚徒；两眼恐惧的睁得滴溜圆。似乎那里随时随地会跳出一个张牙舞爪的魔鬼，将她撕成碎片。今天清晨，她那往下挪的大肚子，突然变得不安宁了。里面似乎有一头缚住四肢的小牛犊，在拼命地尥着蹶子，挑着角儿，转来转去地要挣破束缚猛冲出来。这是多么难熬的痛苦。那是使神经都在扭绞，肝肠都在撕裂的疼痛呀。她四肢不住地哆嗦，扭歪的脸蛋流满了泪水，她费劲地叉起两条细瘦得像芦苇梗儿的双臂，岔开五指，死死地卡住自己的喉咙。她不能喊，也不能号，就连叹口气的声息也不能发出来。她两串珍珠似的细白牙齿缝里，还死死地咬着一幅早已咬成碎筋筋的破手帕。嘴唇咬破了，舌尖也咬碎了，脸色憋得白里泛青，青里透紫，那交织着绝望和失去人类尊严的眼球，也鼓瞪得要滴出血来了。阵痛越来越剧了，心肺五脏都像被几把无情的尖刀在剜、在剜、在绞。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那一头本来黑亮得如乌丝般的头发，也仿佛成了冬日里被暴雨打得凋残的衰草。突然，她心窝里跳出一个死字来了，是呀，只有死，

她才能结束这无法宣泄的痛苦。只有死，她才能逃避可能遭到的奇耻大辱。梳妆台上一把小巧的剪刀，在微明里闪出了寒森森的冷光。她的手哆哆嗦嗦地伸上去了。但当她的手指刚碰上剪身，她惊醒了，不能死，这肚里的一块肉，不仅仅是她的呀，她没有权利毁了他。她就在这几乎要疯狂的绝境里受着无法形容的煎熬。谁都明白，这少妇不是真患了什么不治之症，而是有了个小生命。一个胚胎在经过了十个月的妊娠后，他舞手舞脚地要挣破黑暗的牢笼跳到这世界里来了。这可怜的女人早已被这不该出世、而又不得不让他出世的婴儿而熬枯了！透明的皮肤下能看得见骨头，脸蛋也像黄蜡捏成的。虽然她的轮廓还能辨出昔日的丰彩，但她的身体已衰弱得像片薄纸了，似乎只要有一阵微风，就会卷得无影无踪。然而偏偏在这要死不能死、要活又无法活的严峻时刻，哥哥来看她了。自从她怀孕后，除了心情善良的姨娘知道真情外，可以说谁也不知她病情的奥秘。而这幢窗户紧闭，帷幔深垂的花楼，也因她的寡居而没有谁敢涉入这块禁区。但是现在楼梯上除了她熟悉的姨娘一步跨两级的脚步声外，还多了个沉重的脚步声，显然是哥哥来了。说起哥哥，她有多少话儿要向他倾诉呀，然而现在能向他诉说什么呢？她尽管要说一千句、一万句，但现在却没有一个词儿，她胸脯急剧地起伏着，眼睛里滚出了串串泪水，对着想象里的幽冥世界，无声地凄戚地哀求起来：

“观音娘娘，你既然送给了我一个孽障，你就保佑我别让他在这个时刻出来。求求您让他安静下来，让我平平安安地度过这难关！”

也许送子观音到紫竹林里去避暑了，肚里那个小顽皮非但没有安静下来，相反拳打脚踢地闹得更凶狠了。当楼板上响出两个尽量放轻的脚步声时，她感到房里的屏风呀，梳妆台呀，穿衣镜呀，都长出了黑呼呼的翅儿，噗楞楞地飞腾起来，随后又凝聚

成无数张圈满黑毛的大嘴巴，龇出尖棱棱的牙齿，恶狠狠地向她直咬下来。她一声尖叫，魂灵儿悠悠忽忽地飘浮起来，竟昏迷过去了。

当舅爷怀着焦虑的心情穿过六曲屏风，来到光线黯淡的大床前，只见帐门低垂的床上，妹妹正屈起膝头，拥着被头睡得沉沉的。零乱的头发飘落在她脸蛋上。看不出她的表情，只有一个瘦小的鼻尖，勾出了灰色的轮廓。他颤抖着嘴唇想喊她，但一想起姨娘的叮咛，又把话咽下肚里了。妹妹一只伸出被褥外的手指儿，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手指儿瘦得像鸽子的爪儿啦，他的心一阵悸动，转悠在眼窝里的泪水，再也忍不住的噗簌簌落下来。他怎么也忘不了童年时他是把妹妹当做大阿福背在背上的呀，一边背，一边还得劲地唱着好听的儿歌：

一个宝宝三寸长，
坐在树荫底下乘风凉。
给长脚蚂蚁扛了去，
笑煞爹爹哭煞娘！

现在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妹妹从死神手里夺回来。他使劲揉了揉眼圈，忍住呜咽，磕磕绊绊地正要跑下楼去，姨娘凄凄惶惶地拦住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舅爷，你别愁，我知道少奶的病，不是医生能看得好的！”

她急中生智地竟诡秘地眨巴着眼睛，手指儿指指天，又指指地，做了个“精灵附体”的手势。

舅爷尽管曾在大学堂里受过一年多的西洋教育，但头脑里并没有摆脱对神的信仰，他慌张地搓着手说：

“怎么办呢，中了邪总不能听天由命呀！”

姨娘的嘴上掠过一丝笑影，平静地轻声说：

“你别慌，我已从道士那里请到了天师的符箓，能驱鬼避邪呢！道士说，要不了半个月，少奶的邪病就会好了！”

她说指着房门上一张被微风吹得轻轻飘动的黄纸，上面用朱书弯弯袅袅地画着诡秘莫测的符文。

舅爷端详了半晌，思想变得混乱不堪了，尽管他听说符箓有着神秘的功能，但这并不等于就能显出神效。他忧郁地用手背泥泥嘴，嗓音低沉了：

“万一符箓不灵呢？”

姨娘的薄嘴唇皮翘起来了，双手朝腰眼里一叉，嗨嗨一笑：

“舅爷，我不是三岁娃娃呀，你再隔半个月来，那时少奶要是有啥长短，你就用我这副老骨头，钉她的棺材盖！”

舅爷看着姨娘认真的神气，不再怀疑了，沉吟了半晌，叹了口气：

“好，听你的，要是她那时真能好起来，我就请崇安寺三清殿的道士来打台醮！”

姨娘闪动着耳轮上发黑的银环子，一迭声地应出“好好好”！

Ⅲ

舅爷一走，少奶就悠悠地苏醒过来了，肚里的痛楚已暂时消失了。外边天色已经黑了，尽管她度过了几乎身败名裂的难关，但紧张的心情并没有松弛下来。她掀开被窝，靠在那蒙有绣花软垫的床背上，玻璃煤油灯的碎影落在她的身上，她双手动人哀怜地交叉在那已经涨满奶浆的乳头上，一种仿佛做了贼那样害怕被人发觉的伤感和屈辱，使她蹙着眉头，淌着泪水，沉浸在无限凄凉的哀思里。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这么苦。说实话，她与丈夫结婚两年中，并没有真正享受到人间的欢乐。他常常把她孤伶伶地

丢在这清冷的花楼上。直到他去世后，她遇见了另一个人，才发现生活里还有那么使人销魂夺魄的内涵。她是个性格坚强的女子，曾想破罐破摔地跟他远走高飞，即使做个缝穷婆，也是幸福的。但在她居孀第三天，公公秦古微就买了《百喻经》、《阿弥陀佛经》、《妙法莲华经》等十多种佛经，对她说：

“现在你只有从佛经里精研力行，才能廓清迷惑，洞明宇宙人生真理。豁风情而发圣解，超生死而生净土，而导归正信、正见、正行、正觉，圆成佛道！”并将原来侍奉她的丫头解雇，换上了也在守寡的凤宝，让少奶能一心向佛，以能避免闹出败坏门风的事儿。谁知凤宝也是个深受礼法所害的苦命女子，她表面上遵从秦古微的家规，暗底里同情着少奶寡居的痛苦，于是，不久便发生一件阴错阳差的事儿。

肚里的小家伙又在猛烈捣腾了。她喘着粗气发着抖，牙齿咬得嘎吱嘎吱地响，像一头落在陷井里的母狼，愤怒到极点了。眼睛宛如两盏灯绿幽幽的。她的手猛地一捞，捞到了梳妆台上一只镶嵌着奶白玻璃的胭脂盒，就像找到了发泄对象似的竟将它“嘎叭”一下捏碎了。玻璃碎片戳破了她的手，她也不觉得疼……

“少奶，少奶，你要忍着忍着，看来宝宝要出来了！”站在床前的凤宝，把嘴凑到她耳边，低声哽咽着。

“我实在熬不住了，下身要裂开来了！”少奶一声尖叫，头晕眩了，眼前尽是黑圈在追逐飞旋。她又陷在昏迷中了。

第二天清晨，那是一八九三年七月初九的清晨。一个像粉红色的肉冻似的胖娃娃，终于冲出母亲受尽苦难的子宫，来到这陌生的世界里了。当生养过两胎的凤宝熟练地将小家伙抱起时，快活得几乎大声嚷出来：

“少奶，恭喜你，是公子呢，结实得真像只小牛牯！”

处在半清醒中的少奶抖着纤细的眉毛，幽幽地说：

“你声音轻点，别让公公听到，坏了事！”

“少奶，你放心，老爷还在打呼噜呢。瞧，公子的鼻头、眼睛、嘴巴，跟他一模一样。大了也定是个美男子！”凤宝伶俐地用毛巾揩净了小家伙身上粘糊糊的浆水，又给他穿上了早已悄悄做好的衣裤。压低声音说：“喔，他咂着小嘴巴呢，要吃奶了。少奶，给他喂吧，别让他号出来，弄得全宅都听见”。

她那本来疲惫得似一滩烂泥的身子，这时仿佛获得了无穷力量地转过身来，将那发紫发硬的奶头，塞到了娃娃的嘴里，并把糊在他嘴圈上的奶浆轻轻揩净，温柔地泥着他的鼻头、眼睛和像髻毛小狗一样的胎发。她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冲动，紧紧搂着孩子，肩头一个劲地抖动着，使劲咬着嘴唇皮儿，流出了一滴一滴苦涩的泪水。

凤宝这时发现少奶本来光滑的额头上，竟出现了宛如用绣花针雕刻出来的皱纹，本来黑如墨染的鬓发里，也搀杂着几缕银丝丝。凤宝的心像被桌上的剪刀猛扎了一下。虽然她汗爬水流的脖子有几只蚊子在狠狠叮着，但她却忘了去拍，只是用手背泥着酸溜溜的眼窝，嘶声劝慰着：

“少奶，别伤心了，孩子出来了，你今后用不着再装病了，还得给孩子起个名呀！”

少奶镇静下来了。将一绺零乱的鬓发撩到耳后，用尖酸的声调毅然说：

“等会儿你抽个空儿去告诉他。叫他夜里把孩子抱去，千万别让人发觉，名字叫他起吧！”说到这里，一种恨海难填的失落感，又像屋外蒸腾的暑气，沉重地涌上心头，凄戚地又补了一句。“这孩子真是可怜儿，没出世就是个灾星，现在出了世，看来也是多灾多难的！”

凤宝泥泥红红的眼圈，竭力用平静的嗓音说：

“少奶，吉人是有天相，你看他长得欢眉大眼，下巴上还有个跟你一样的窝儿，将来不会是没出息的！”